

第一章 山中有寶貝

南山不高，卻綿延幾里，山上鬱鬱蔥蔥綠樹成蔭，山下農田一望無際，山前的河叫清水河，彷彿玉帶一般將南山環繞。清水河不遠處是南山村，村子裡的人們祖祖輩輩都在這座大山腳下生活繁衍。

正是春耕忙碌的時節，一大早天邊剛剛發白，便有不少農人扛著鋤頭開始忙碌。清水河安靜的流淌著，平日裡南山村的女人們最喜歡在這條河邊洗衣、洗菜、閒談。

一大早的，洗衣服的人還少，一個人影向河邊走來，那影子腳步有些不穩，卻沒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。

到了河邊時，突然聽得「撲通」一聲，那影子便落入了河中，恰巧有農人路過，瞧見這一幕立即叫嚷起來。

「有人跳河啦！有人跳河啦！」

喊叫聲彷彿驚雷一般劃破了南山村的寧靜，聽到聲音的村民們飛快往河邊聚攏，已有眼疾手快的跳下去把人救了起來。

幸好救得及時，那人並沒有什麼大礙，眾人湊近一看，發現竟是個姑娘家。

「這不是海棠嗎？」村民們大驚。

海棠是村裡頭的孤女，父母雙亡，身邊帶著年幼的弟妹，日子過得很是窮苦，時常幫她三伯家裡幹活，掙點稀粥喝。

「哎喲，醒了，醒了！」

「怎麼就想不開跳河呢？」

「聽說她三伯娘要把她嫁給陳麻子。」

「那陳麻子好醜的！還是個瘸子！」

「就是就是，這海棠要是嫁人了，她弟妹可怎麼活啊？」

「說起來也真是個苦命的娃。」

地上的女孩緩緩睜開眼睛，只感覺渾身濕漉漉的難受，她的眼前出現了一張張陌生的臉，不由得茫然四顧。

這是什麼地方？她在哪裡？驀地，頭腦一陣眩暈，彷彿有什麼迅速湧入腦海一般，大腦中閃過一幅又一幅畫面，鑽入了她的記憶深處——

腦海中，出現一個長得跟她極像的女子，父母亡故，帶著兩個弟妹，三伯娘要將她嫁給隔壁村的陳麻子，她一來不願意嫁給那陳麻子，二來害怕自己嫁出去後弟妹不知道會變成什麼樣，一時想不開竟投河了。

那個女孩是自己？她不可置信的想。

「姊姊，姊姊——」孩童的聲音傳來，一個七八歲的瘦小男孩趴在他的懷裡哭得鼻涕眼淚糊成一把，「姊姊，妳怎麼啦？妳不要跳河？吉利不要妳跳河！」

男孩後面站著一個十三四歲的小姑娘，衣著襤襯面黃肌瘦，那一雙眼睛在瘦小的臉上顯得越發大，眼中轉動著淚花，不知所措的望著她。

海棠一時懵了，震驚得說不出話來。

一個中年婦女撥開人群走了進來，深凹的眼，尖尖的下巴，頭上抹著滑溜溜的桂

花油，身上穿著一件碎花的青布裙子，正是海棠的三伯娘趙巧娘。

她看到女孩，眼底掠過一絲厭惡，只是那厭惡一掠即逝，瞬間轉為滿臉的難過，「海棠啊！妳怎麼這麼想不開呀？妳嫁人就安心去嫁吧，何必擔心妳的弟妹？妳的弟妹啊自有我給妳照看呢！」

有曉事的村民站出來說：「她不願意嫁陳麻子就不嫁唄，妳非得逼她做什麼？現在逼得人跳河妳心裡舒坦了是不是？」說這話的是村裡鐵匠家的媳婦柯氏，她向來是個心直口快的脾氣。

趙巧娘被柯氏這麼一說，立即嚎了起來，「各位鄉親來作證，天地良心啊！人家陳大郎誠心誠意來求親，我能拒之門外嗎？何況海棠沒了爹娘，年紀都十七了，再不嫁人，我不是被人戳脊梁骨嗎？知道的，都說我趙巧娘是為了張家好，不知道的，還真當我逼著侄女嫁人呢！是我逼著嗎？人嫁不出去到時候又來怪我了不是？」

她雙手叉著腰，惡狠狠的瞪著柯氏，「鐵匠媳婦，妳是不是看我不順眼啊？我家侄女嫁不出去，妳來負責？這到底是老張家的事，妳管得著嗎？」

「妳……」柯氏暗恨，身邊的人拉著她的袖子對她搖頭。趙巧娘說的也沒錯，這到底是老張家的事，別人插不上嘴，她咬著牙不情願的閉上了嘴。

這南山村裡的人，誰人不知這趙巧娘是何等人物，當初海棠父母在的時候，一家子都被她欺負，如今大人走了，剩的丫頭小子，還不是被這娘們壓得死死的？

海棠聽了這些話語，狠狠掐了一把手心。真不是作夢？她轉頭看著周遭的環境，一片田園風光綠樹成蔭，再加上方才腦子裡浮現的那些記憶，難道她真的穿越了？她在現代家裡是開藥店的，爺爺是坐堂中醫，她並沒有繼承爺爺的衣鉢，畢業後到大都市打拚出了自己的一片天地，做生意開了公司經營得也是井井有條。

她最後的記憶是在爬雪山的山道上，抬頭時漫天的雪塊落下來，發生了雪崩，醒來就到了這裡。

她這麼一想，頓時有些明白，自己活下來了，卻換了一個時代換了一種方式。她繼承了張海棠的記憶，記憶中女孩一家從來都受眼前這位三伯娘的欺負……真是個倒楣蛋啊！

想著既然自己做了張海棠，可不能繼續做窩囊廢，在現代做生意時她什麼場面沒見過，要債都要了好幾回。別的不說，若論吵架，她可是一把好手，若這位三伯娘再敢欺負她，怎麼欺負的她就給她怎麼還回去。

「姊姊。」

「大姊。」

兩個孩子窩到她身邊，瘦瘦的小身板瞧著無比可憐，她看著他們，心裡頓時一軟。她從來都沒有兄弟姊妹，時常覺得獨生子特別孤單，到了這裡有弟妹的感覺倒是不錯。

「還坐著做什麼？丟人丟得不夠啊？」趙巧娘罵道，一手粗魯的來扯她的手臂，實則暗暗用力擰她。

海棠蹙起了眉頭，甩開了趙巧娘的手，自己一骨碌爬起來，拉著兩個孩子回頭冷

淡的對她說：「我有腿，自己會走！」

她一手拉起弟弟，一手拉起妹妹，向著自家的茅草屋走去。

「誒，妳這個臭丫頭……」趙巧娘愣愣的望著三個背影。這臭丫頭還翻天了不成，以為跳了河就長本事了嗎？這般硬氣，也不知道哪裡來的底氣！

她心裡狐疑，感覺那丫頭的眼神好生冷淡，對方是自己瞧著長大的，一向膽小，如今怎的反倒跟換了個人似的？

她想到陳麻子的禮金都收了，怎麼都不能讓這個臭丫頭壞了好事！她急忙跟了上去。

海棠牽著弟妹來到記憶中的茅草房，抬頭望去，紅泥的房胚子，上頭搭著茅草，房子前頭用破石頭堆成一個矮院牆，院子裡有一口井。

雖然簡陋但是很有古風，何況這麼一棟房子在現代也是一筆財富，海棠有些慶幸，他們至少還有一個遮風避雨的地方。

進了院子推開大門，裡頭光線有些陰暗，中間是堂屋，左邊前後有兩個房間，在後頭是廚房。

家裡除了幾樣簡單的木頭傢俱，基本上沒有什麼看得上眼的，後頭灶膛裡是空鍋冷灶，火都沒生。

海棠打開米缸一看，呆了呆，這米缸好光滑啊，居然一顆米粒都沒有，這情景八成老鼠都不會來光顧。

「沒米？」她歪著腦袋問妹妹冬梅。

「姊，妳忘了咱們家的米已經吃完了嗎？這幾天都是吃野菜湯。姊，妳能不能想法子找三伯娘家借點米糧來呀？」冬梅央求著問。

從前就是這麼做的，靠著三伯家，結果被吃得死死的，海棠想起以前幫他們家做了那麼多事，就是當人丫鬟也沒有一個月才換得丁點米靠著薄粥度日的道理，很明顯的，對方是瞧著他們年紀小欺負起來不手軟。

海棠磨著牙，瞇著眼，想起以前吃的虧心裡就惱火。

冬梅這丫頭年紀還小，大約還沒明白過來，若是跟她這樣一條筋下去，還不成了三伯娘家免費的奴才？

海棠瞧著冬梅，看她一頭黃毛稀稀疏疏，兩邊梳著兩個羊角鬏鬏，滿臉菜色怪可憐的，便不忍心責備這副隨時打算受虐的思想，只蹲在她跟前耐心的說：「冬梅啊，咱以後不靠三伯娘家了。」

冬梅瞪大了一雙眼睛，惶恐的顫著雙唇，道：「那……咱們會餓死嗎？」

海棠回頭瞧著家徒四壁的房子，歎了一口氣。餓死？其實她也不大肯定，因為就是前世她也算不得白手起家，沒經歷過這麼光溜溜的赤貧。不過好歹她是個現代人，要是在種田的日子裡把一家人給餓死了，那豈不是太丟人了？

「不會！」她面帶微笑非常篤定的對她說。

冬梅看到姊姊這麼有信心，眼中的惶恐也漸漸消失，換上了淺淺的笑容，「我相信姊姊。」

「嗯。」海棠拍著兩個小傢伙的腦袋，點了點頭。

她很想說一句鬥志昂揚的話，比如「自己動手豐衣足食」之類的，不過不等她開口，肚子便咕嚕咕嚕叫了起來。

海棠的肚子一叫，兩個小傢伙肚子也跟著叫，想起一家人已喝了兩天的野菜湯，昨晚連晚飯都沒能吃上。

她揉了揉額角有些頭疼。這個家，還真是窮啊！

「別急，讓姊姊好好想想，我一定會想出法子來的，但現在得先去換身衣服。」海棠進了房，把身上的濕衣服換下來，翻了翻衣箱子，也不過幾件打著補丁的舊衣服罷了。

渾身濕漉漉的，她擦了頭髮，找了件青布褂子換上，穿上一瞧，肘子後頭、腋窩裡頭有兩個褐黃色的補丁，她無語的歎了口氣，這樣子叫她怎麼穿的出去啊？

別說打了補丁的，從前上千塊一件的衣服也不過是穿了幾天就換新，她對於服裝的要求一向很高，便又去抽屜裡翻找，可翻來翻去還是那幾件破衣裳。

海棠有些鬱悶，怎麼就這麼窮呢？

桌子上有一塊模糊的舊銅鏡，她對著銅鏡照了照，鏡中人很是年輕，十六七歲的樣子，同自己原先的模樣很相似。五官算得上標緻，彎彎柳葉眉、小巧鼻梁，櫻桃小嘴，尖尖臉兒，不過臉色卻很暗沉，一臉菜色平白糟蹋了好模樣。

海棠穿過來時已經二十八九了，她挺高興能拿回十年的青春，十六七的年紀，可是花季少女呢。

看著鏡中的姑娘雖然面黃肌瘦，但她知道只要養的好，不說豔若桃李，楚楚動人四個字還是構得上的。

剛打開房門，趙巧娘已經大刺刺進了堂屋大門，一屁股坐在椅子上，對她說：「海棠啊，妳拾掇拾掇，咱現在就去鎮上扯幾尺紅布給妳做嫁衣，妳得趕緊把喜服做起來。哦，對了，鞋子妳也要趕緊給陳大郎做一雙，我好替妳交過去，不然人家會說咱張家的姑娘沒規矩！」

海棠站在房門口，冷笑一聲，就那麼涼涼的看著她，動也不動。三伯娘啊三伯娘，妳當我還是以前那個海棠呢。

趙巧娘惱火的站起來，尖聲罵道：「臭丫頭，跟妳說話妳沒聽到啊？耳朵聾了是不是？」

「從今往後，麻煩三伯娘別左一個臭丫頭，右一個臭丫頭的。我海棠的事就不勞三伯娘操心了，我現在還沒有嫁人的打算。」海棠挑著眉，雙手環胸靠在牆邊冷淡的看著她。

趙巧娘心中一驚，她知道海棠心裡不願意，但她膽子那麼小，尋死都做了也不曾當面對她說過，如今死了一回膽子倒肥了？

「妳什麼意思？這樁婚事已經是板上釘釘的事兒了，妳說不嫁就不嫁？說出去咱們老張家成什麼了？妳有膽子是吧，有膽子妳再跳一次清水河給我看看！」死了一次的人還敢死第二次？她趙巧娘就不信了，張海棠能有這麼大的氣性？

海棠「呵」的冷笑一聲，蹙眉道：「我憑什麼再跳一次河？就是我爹娘在世，也

沒有這樣把我往死裡逼的！村裡的人都有眼睛，人家一個個都不是瞎子！我今兒話便擋這兒，我張海棠就是不嫁給陳麻子，妳打算怎樣？」

趙巧娘滿臉震驚。這丫頭這話是什麼意思，難道她鐵了心要悔婚？

「……妳是魔怔了吧！」她叫嚷起來聲音越發尖細刺耳，「妳……妳這丫頭，瘋了不成？可知道悔婚是多大的事啊，妳個臭丫頭，這件事是妳說不嫁就不嫁的嗎？我看妳是不長記性，老娘非打得妳長記性不可！」

說罷，趙巧娘轉身就操起牆角一個大掃把對著海棠打過來，吉利同冬梅都在一旁嚇哭了。

「別打姊姊，三伯娘別打姊姊！」

「求妳了，別打我姊姊！」

趙巧娘哪裡聽那兩個小傢伙的話，一掃把用力地掃過來，沒想到海棠是個靈巧的，輕輕一閃就躲了過去。

海棠學過簡單的搏擊和自我防衛，趙巧娘這點小把戲她哪裡看在眼裡，用反手奪白刀的招式，一轉手從對方手裡搶過掃把，重重的扔在地上，腳踩著掃把道：「三伯娘說什麼悔婚呢，我可不記得有答應過陳家的婚事，也不記得有收過陳家一分錢的聘禮。三伯娘，這裡是我的家，我爹娘沒了，我自己當家做主！我不管妳收沒收陳麻子的聘禮，收了，妳給我退回去；沒收，那就麻煩三伯娘去跟那陳麻子說一聲，我張海棠這輩子都不會嫁到陳家去！」

趙巧娘沒想到居然被這瘦弱的小丫頭搶去了掃把，登時呆呆的望著她，又見她字字鏗鏘，一下子便被嚇住了。

打也打不成，罵也罵不過，她感覺自己多年的潑婦生涯在這個臭丫頭跟前居然沒了用武之地。

她往日最能用的潑婦招式就是就地打滾，可在自己的晚輩眼前就地打滾，這麼丟臉的事情她可做不出來。

她氣得渾身顫抖，憋得臉上紫紅，怒聲罵道：「沒良心的臭丫頭，給妳吃的都是餵狗了，到頭來自己餵的狗還把自己給咬了！你們也不想想，你們餓得挺屍的時候是誰賞你們一口飯吃的！」

「誰是妳的狗！」海棠雙手叉腰橫眉怒目瞪著趙巧娘，「妳要養狗我不會妨礙妳，請妳出門左走，妳養的狗，同我們姊弟三個無關。」

趙巧娘被氣得一佛出世二佛生天，一時間竟拿她沒辦法，用手指著海棠怒道：「張海棠妳個小王八，妳等著，我就不信了，這老張家沒人治得了妳！」

趙巧娘氣咻咻的出門，心裡忿忿還回頭罵道：「妳一個女子哪裡就這麼大的氣性！妳爹娘死了，自然還有妳大伯二伯三伯管得著妳，就是全都死了，還有族長呢！我就不信了，妳真能自己做的了主？咱們走著瞧！」

趙巧娘話才說完，便聽見「砰」的一聲，那大門用力的在她身後關上，氣得差點一口氣沒提上來。

「姊姊，現在怎麼辦？」冬梅拉著她的袖子可憐兮兮的說：「三伯娘氣壞了，她一定不會管我們了。」

海棠拍拍她的手，「靠山山會倒，靠水水會流，有點出息，咱們不靠她家！我們上山找東西吃去！」

冬梅扁著嘴，「又吃野菜湯？」他們都吃幾天野菜湯了，肚子裡估計都能長出幾顆野菜來。

海棠一噎，拍拍她的肩膀，「咱找點不一樣的。」畢竟這身體換了芯子，總該能找出點新玩意。

她家原先是賣草藥的，草藥她認得不少，正好趁這機會去巡山。

幾個人肚子都咕咕叫著，不能再耽擱。

海棠決定帶著冬梅一起上山瞧瞧，吉利還小，就留在屋裡看家。

她去廚房拿了兩個籃子，遞給冬梅一個，對吉利說：「你在家裡待著，要是無聊就去隔壁玩一下，姊姊們出去找吃的，待會就回來。」

吉利乖乖的點頭。

太陽升起來的時候，海棠帶著冬梅一起往山上了。

這山是窮人的寶，窮苦人家沒吃的就上山找點野菜艱苦度日，饑荒時也有上山剝樹皮的。幸好這兩年年成還好，三月裡山裡頭最多的就是野菜，姊妹兩個上山時路邊的野菜其實已經被挖得差不多了。

這南山分前山和後山，前山樹稀路好，來的人多，自然能採的東西也少；後山山高林密也沒有正路，因很多人懼怕裡頭的毒蛇走獸，除了獵戶少有人去。

海棠帶著冬梅沿著山上的石子小路往上走，春暖花開天氣晴好，路邊開了許多紅紅黃黃的小野花，時而響起幾聲動聽的鳥鳴。

倘若不是忍饑挨餓的話，這兒也是個不錯的郊遊之處，不過姊妹倆現在已經餓得兩眼放綠光了，沒心思欣賞什麼鳥語花香。

海棠的目光一直在道路兩旁逡巡，竭力想找到一點可以飽腹的東西，但基本都已被人「巡視」過，沒什麼可採摘的東西。

若只看路邊肯定沒什麼好東西可找，不如沿著路兩旁向裡走一走，雖然泥路滿是雜草不好走，卻好過浪費時間挖別人找過的地方。

「走，冬梅，咱們往裡頭走。」海棠說。

「姊，我有點怕……」冬梅望著深深密密的草林很是害怕。

「怕什麼？」

「怕蛇。」冬梅瑟縮了一下。

要麼餓死，要麼被蛇咬死，從機率上來看，海棠還是選擇冒險進密林。

她從小樹上掰下一根樹枝，對冬梅說：「你瞧，有了這根長棍，我們可以一邊走一邊敲前面的草地，這樣就可以驚走蛇蟲，省的一不小心踩到牠們身上。這一招，就叫做打草驚蛇。」

冬梅詫異的看著她，「姊，怎麼以前你從沒跟我講過？」

海棠撓撓頭訕笑道：「姊突然開竅了，要是以後姊還有什麼厲害的言論，姊千萬不要驚訝，姊自從跳了一次河後腦袋就清醒多了。」

冬梅似信非信的點點頭。

其實海棠自己也怕蛇啊，她找了藤子將褲腿跟鞋子綁得一絲縫隙都沒有，這樣蛇就不會一口咬到自己腳上，同樣的她也替冬梅綁了。

弄好之後海棠打頭，提心吊膽的敲著前面的林地，冬梅一路小心翼翼的跟在她身後。

「各位蛇大爺蛇大娘蛇大媽蛇大嬸，打瞌睡的記得醒來讓讓道啊，咱也不是故意打擾你們的清靜，這不是餓得慌沒法子嘛，若是找著吃的，自會燒香拜佛替你們祈福……」

她嘴裡絮絮叨叨了一路，冬梅好奇的問：「牠們可聽得懂人話？」

海棠說：「萬物皆有靈，蛇也是萬靈之一，雖然未必聽得懂，但我想著牠們大約可以意會。」

冬梅歪著腦袋看著前頭的人。以前的姊姊總是悶了吧唧的，話不多也沒這麼好玩，感覺開竅之後機靈多了。

「等等……」走了一程，海棠的目光突然盯住一處茂密的植物，她掏出籃子裡的鋤頭，到了那叢植物前，一手抓著它的葉子，另外一手拿著鋤子用力的刨。

冬梅在一旁蹲著巴巴的看，「姊姊，這是什麼呀？」她跟底滿是希冀。

海棠沒有說話，只是繼續用力刨著雙眼冒著亮晶晶的光，她難以形容此時的激動，就是以前第一次打工拿到第一筆工錢的時候也沒這麼激動過。

如果她猜的沒錯，只要挖出這個東西，他們就有吃的啦！

海棠用力一刨，終於將那東西連根拔起，包裹的泥土中頓時露出褐色的根莖，有一處被鋤頭刨破了能看見雪白的肉，她歡喜的叫道：「冬梅，妳瞧，這真的是山藥啊！」

這麼粗壯的野生山藥，還是有機食品呢，想必是去年冬天留下來的，簡直是補養身體的寶貝！

「山藥？」冬梅疑惑的望著海棠，「山藥是什麼？」她從未聽過這種東西。

海棠手裡拿著一根一尺來長的粗壯山藥，對著冬梅說：「傻瓜！山藥是可以吃的東西啊！」

這樣一長條山藥，夠他們姊弟三人吃上好幾頓了。

這還真得感謝她的爺爺，小時候爺爺教她認字，便讓她背《本草綱目》，一整本連圖帶字都給背了下來。這山藥是一味常用藥，海棠認得圖上的藤葉，沒想到那圖畫得唯妙唯肖，在山野裡頭第一次見，她一眼就認了出來。

「妳真的沒見過山藥？」海棠問著妹妹。

冬梅有些茫然的搖搖頭。

海棠一想也是，這山村地方認字的沒幾個，又怎能有太多會認藥的呢？大約這山藥也沒做這裡的農產品，所以大家都不認識。

思緒轉過一遍後頓時歡喜——不認識好啊，不認識就沒人跟我搶了！

聽說山藥可以吃，冬梅臉上露出了笑容，拍手高興道：「現在我可以咬一口嗎？」

海棠看看天邊，日上三竿了，她在這邊忙一陣就可以回去做飯，這山藥正好可以當他們三個人的午飯。

她安慰冬梅，「妳先忍忍，我們再去找點東西，中午做一頓豐盛的。」

這村裡窮的人家很多也是不吃早飯的，一天吃兩頓是很正常的事，因此聽到中午有吃的，冬梅比什麼都高興。

海棠將山藥丟進籃子裡，又在四周挖了挖，並沒有多餘的山藥，她歎了一口氣，原本打算發掘一片山藥林呢，但到底是野生不是家養的，找了許久也只找到這一顆，不過好在這一顆夠他們大吃一頓了。

她直起身子，望著這片鬱鬱蔥蔥的山林，心裡浮起了希望——這麼大的山林，一定遍地都是寶，她腦中有一本自帶的《本草綱目》，肯定能找到更多的寶貝，只要勤快，老天是不會虧待你的。

「走，咱們繼續找！」

第二章 長輩逼上門

得了山藥，兩個人彷彿打了雞血一般又找尋了一陣，不過半個時辰後她們就餓得走不動了。

海棠改變主意，將山藥拿出來掰了一小段，在山泉水裡洗了洗，分給自己和妹妹一人一半。

脆生生的山藥還帶著淡淡的清甜，吃到肚子裡有一種久違的飽腹感，冬梅開心極了，道：「姊，我第一吃這麼好吃的果子呢！姊姊好厲害！」

海棠一笑，摸了摸她的頭，「走，咱們再去找找還有什麼寶貝。」

樹蔭下，海棠瞧見許多蘑菇，正要去摘時，冬梅急忙在她後面阻止，「姊姊別碰！有毒的！村裡有人吃了蘑菇都毒死了！」

海棠回頭瞧著她笑了笑，「不是都有毒的。蘑菇分很多種，像這種純白的沒毒，有顏色的咱們就不碰了。」

但冬梅提醒了她，便又仔細瞧了瞧，覺得這就是一般的蘑菇，還是放進了籃子裡。

她又在樹幹上採了些黑色的木耳扔進了籃子裡，如果山藥可以做主食的話，這些蘑菇和木耳正好可以做蔬菜。

再往裡頭走，抬頭就瞧見一棵樹上掛滿了青澀的果子，冬梅瞧見那果子，嘴巴立即分泌出口水。「姊，是李子樹呢！」

海棠望樹興歎，「可惜時候還沒到，像這果子至少得再過兩三個月才能熟。」

青黃不接最難熬，她相信，要是換了秋天，這山上肯定又是另外一番景象。

「姊，有蜂蜜！」冬梅流著口水望著頭頂不遠處那如同大西瓜一般吊在頭頂的蜂窩。「我好像看見蜂蜜了！」

她伸手探去，小孩子最愛吃甜食，那蜂巢之中的確有黃色的東西彷彿要流出來。

「小心！」海棠驚地拉回冬梅，抬頭看見幾隻馬蜂飛出來繞了一圈又飛回去，她一顆提起來的心才落了下去。「傻瓜！馬蜂窩豈是能捅得的！」

冬梅被姊姊責備，有些委屈，弱弱的說：「可是……吉利好早好早就說他想吃糖了，我想著可以帶點糖回去給他。」

海棠聽了這話不忍心再冷著臉，緩和了臉色道：「被馬蜂扎到會死的，難道妳想為了一口糖被扎死嗎？以後萬萬不可做這麼冒險的事了。」

冬梅低著頭吐吐舌頭，「我知道了。」

走了一程，海棠覺得已經有所收穫不打算再深入冒險，便帶著冬梅準備回去。兩邊的土坎有些野菜剛剛長出嫩芽，海棠採了一些嫩蕨菜，又發現一些野菊花苗，還有綠油油的薺菜，看著滿籃子的鮮菜，頓時成就感爆棚。

她笑道：「這些菜夠吃幾天了，如果多的還可以曬成菜乾，要是再多一些山藥，咱們幾天的口糧都沒有問題了。」

冬梅崇拜的看著她，「姊，所以我們真的不用挨餓了？」

海棠開心的笑道：「放心吧，跟著姊姊，絕對不會讓你們再挨餓的。」

快回到小道時，冬梅突然站住，一雙眼睛直勾勾望著眼前的草地。

「冬梅，怎麼了？」海棠疑惑的問。

「姊，等等，我好像發現什麼東西了，白白的……」她幾步跨進草地裡，海棠生怕她有危險趕緊跟了上去。

冬梅撥開亂草，震驚的瞪大了眼，她揉了揉眼睛，以為自己看錯了。

「蛋？」她興奮的望著姊姊，「姊，這是蛋嗎？」

海棠彎身撿起了地上的蛋，白白的，跟雞蛋個頭一樣大，她搖晃了一下，欣喜的說：「應該是野雞蛋。」

「啊喲！」冬梅歡喜的跳了起來，「這一窩，都是我們的啦！」

她歡笑起來，小臉兒彷彿盛開的杜鵑花一般。

海棠看著妹妹，這個終日愁眉苦臉的小姑娘如今笑起來，竟是這麼好看呢。

她感慨的點點頭，「是啊，全都是我們的。」她從前挑嘴的很，一般的雞蛋壓根就不吃，如今看到這窩蛋簡直跟撿了金子差不多。

「姊，這蛋是我發現的！」冬梅十分自豪的說。

「對，冬梅最棒了！」海棠讚許的點頭。

孩子的小眼神裡滿是激動，她已經很久沒有聽到讚揚和肯定了。

兩人籃子裝得滿滿的，喜孜孜下山回到家裡，吉利在家裡玩耍，一看到她們回來，立即衝上前去。

他一個勁兒的往她們籃子裡看，連聲問：「有吃的嗎？有吃的嗎？」

冬梅笑道：「有野菜呢！還有……」她想要把野雞蛋翻出來，海棠急忙阻止了她。

鄰居家的王奶奶斜著眼從隔壁瞥過來，酸不溜丟的說：「喲，野菜呢，我當什麼稀奇，像是什麼好東西似的，不知道的還以為你們得著肉了呢。」

鄉下人一年到頭難得吃上一次肉，所以肉算得上稀罕東西。

王奶奶的媳婦張氏正在揀菜，譏笑道：「娘，也就妳瞅人家的籃子，誰不知道海棠那屋裡可是小葱拌豆腐——一清二白哩，有啥好瞧的！咱們也是，淨攤上這樣的鄰居，鰥寡孤獨齊全了，難怪財神爺不來咱家！」說著正眼也沒瞧海棠姊弟便進屋去了。

海棠家左邊住的是王奶奶和她兒子媳婦孫子，右邊住的是帶著女兒的喬寡婦。張氏這一說把隔壁鄰居都給帶上了，正好喬寡婦從地裡回來，聽到這番話不由得雙眼黯了黯。

喬寡婦瞧著海棠，擔心道：「妳回來了。早晨聽人說妳往河邊……」她跳河的事倒是不好再提，「妳這丫頭別想那麼多，這世上沒有過不去的坎，性命還是最要緊的，留的青山在不怕沒柴燒嘛。」

海棠扯唇笑了笑，點頭道：「喬嬸子無須擔心，我曉得。」

喬寡婦點點頭便進去了。

海棠想起後廚沒柴燒了，現在一時半會也沒法子去撿柴，忙從籃子拿出一把野薺菜送到王奶奶跟前，笑道：「王奶奶，家裡現在沒柴，少不得借妳一捆柴火，回頭保准還妳，這野菜也算是一點謝禮，還請收下。」

看到她把野菜遞過來，王奶奶臉上的褶子都展開了，笑咪咪接了過來，「行，沒問題，柴火妳拿去，回頭記得還就行了。」

海棠和吉利一起去抱了一捆柴火回來。

她讓冬梅和吉利生火，兩個人想著有吃的，幹勁大得不得了。

海棠親自將山藥、野菜和野雞蛋洗乾淨，誰想灶台上連油也沒有，僅僅只有一點鹽，她不由苦笑，真是一窮二白啊。

所謂巧婦難為無米之炊，她本來打算好好做一頓山鮮炒雞蛋的，現在計畫泡湯了，只能做一頓山藥蘑菇野菜粥，然後將野雞蛋拿了三個出來放在清水裡煮熟，剩餘的四五個則放在陶罐裡存好。

帶著野菜和蘑菇清香且糯糯的山藥粥煮好了，裡頭加了點鹽，又有著蘑菇的鮮美，海棠一人盛了一碗，又在每個碗旁邊各放了一個野雞蛋。

三個人圍坐在桌子邊，吉利和冬梅互看一眼，滿眼都是歡喜。

冬梅拿著筷子攬動著碗裡濃稠清香的山藥粥，感歎道：「姊，感覺好久沒有吃得這麼豐盛了！」

吉利喜不自禁的捧著野雞蛋，左看右看，怎麼看都不夠，彷彿捨不得下手似的。

海棠看著如此簡陋的飯菜，竟博得了兩個孩子的讚賞，心中覺得難過。這回她既然當了這個家的領頭羊，就得努力讓以後的日子好過。

她柔聲道：「不要捨不得，跟著姊姊，好日子還在後頭。」

兩個孩子歡喜的猛點頭，狼吞虎嚥將山藥粥吃得見底，剝了野雞蛋幾乎一口就吞下去。

吃完飯後，吉利和冬梅都搶著幫她洗碗，於是海棠便將多餘的新鮮野菜和蘑菇木耳都洗出來，然後全部攤開在院子裡曬乾。

今天的天氣算是不錯，如果過幾天下雨，她們就沒法上山摘菜，至少還有菜乾可以吃。她抬頭望著天，也不知道老天可以晴幾天，現在最大的問題是，一定要趁著下雨之前找到足夠的主食。

他們家父母在世的時候本來有三塊地，但現在都被三伯家占去，三伯是里正，夫妻兩個又喜歡動歪心思撈錢，所以家裡殷實。

不過話說回來，那塊地即便沒有被三伯家占去給她也沒用，一來她沒有力氣耕地，也沒那技術，她連種菜都不會，所以現在她還沒考慮到地的問題。

冬梅帶著吉利撿柴去了，海棠收拾了家裡，洗完衣服便坐在窗子前發呆。

現在找山藥，吃了上頓沒下頓，她也不會種菜種糧食，該怎麼辦才好？她盤算著家裡的山藥估計也就夠吃到明天，如果不能想出辦法，說不定後天他們幾個又要挨餓了。

她自嘲的笑笑，從來都不會為食物發愁的人，穿越之後居然在愁糧食……正想得入神，就瞧見外頭一個人影子探頭探腦。

「誰！」海棠走了出來。

在院子裡的男人看到她出來，臉上露出諂媚的笑。那人三十左右，生得精瘦黧黑，一雙掃把眉，塌鼻子，厚嘴唇，嘴唇還有點歪，滿臉的大麻子，一笑起來本就難看的臉變得更加不忍直視。

海棠睜起眼睛將他打量了一番，還真沒見過這麼難看的男人。不是她以貌取人，而是對方拿一雙猥瑣的眼上下掃視她的時候，彷彿她沒穿衣服似的，讓人雞皮疙瘩都起來了，想來應該就是陳麻子！

海棠沒好氣的說：「你來做什麼？」

「媳婦，我來瞧你呀！雖然咱們馬上就要成婚，不過我等不及了，咱們現在就好好熟悉熟悉可好？」說著就搓著手色迷迷的要往裡走。

海棠聽見這話隔夜的野菜湯都快吐出來了。

「你是誰？快給我出去！」吉利正好回來，瞧見這醜男人趕緊往外推。

陳麻子惱了，用力一搡，將這個孩子推得在地上打了個滾。

「吉利！」海棠惱火極了，忙上去把他扶起來，她是輕易不發火，可發起火來便不似人。

她把吉利推到身後，雙手叉腰道：「我說陳麻子，你不要欺人太甚！欺負小孩子算什麼？我已經跟三伯娘說了，我不會嫁給你的，你淨可以去找她要回禮金！」

「什麼！」陳麻子大驚失色，「我給了五兩銀子做禮金呢！說不嫁就不嫁了？不行，這我不認，你一個女人家，總得聽長輩的話，絕不能這麼自作主張！你今兒就是我的媳婦了，我就是過來瞧我媳婦的！」說著，他又向前了幾步。

海棠嚇了一跳，沒想到這個醜男人居然如此厚臉皮，青天白日還敢硬闖。

「你想幹麼！」海棠讓吉利回屋裡去。

他陰沉沉的說：「這婚事鐵板上釘釘，今兒我就來給它坐實了，你說好不好呀？」

他想生米煮成熟飯？那跟犯罪有什麼區別？這醜男人到底有沒有點法律常識？

就是古代也不興這麼幹的！

海棠氣得七竅生煙，這人真是太無恥了，她回頭瞧見院子角落有個大掃把，轉身操起那掃把怒斥，「你給我出去！收你禮金的是趙巧娘！你要娶媳婦娶她去，跟我沒干係！」說罷，大掃把對著陳麻子迎面打下。

陳麻子嚇了一跳，他本是個瘸子，往後一退差點摔跤，居然一路被她掃出了院子。他氣急敗壞的指著她罵道：「張海棠，你知道你今年多大了嗎？你都十七了還沒男人要，我要你是抬舉你！沒想到你這婆娘如此凶悍，居然敢打我，我告訴你，你要是退了我的親，你八十歲也嫁不上男人！」

海棠罵髒話了，「王八蛋！我就是一輩子不嫁人也不會嫁給你這個噁心的醜鬼！」

我告訴你，你今兒別想惹本姑娘，你哪兒來的往哪兒涼快去！否則，我叫你吃了兜著走！」

陳麻子大怒，「臭婆娘！把五兩銀子還給我！妳若是不還那就是欺詐，回頭我定然將妳告到縣衙去！」

海棠怒不可遏，罵道：「我沒拿你的銀子，跟趙巧娘要去！我說，既然她收了你的銀子，你乾脆娶了她得了！渣男賤女，天生一對！」

她丟了掃把，操起鏟子，鋒利的利刃對著陳麻子，咬著牙道：「你再敢過來，信不信我閹了你！」

陳麻子驚呆了。娘呀，張海棠居然是這麼個潑辣貨！

周圍的鄰居聽到吵鬧聲也都出來瞧熱鬧。

「啊喲，好潑辣！」鄰居們驚歎。

「海棠變性子了喲！」

「就是，就是，不過那陳麻子也忒醜了些。」

「這不情不願的，結親也結得沒意思，何必呢，散了算了。」

「你不知道，她家三伯娘收著銀子呢，全都是瞧在銀子的面上。」

「嘖嘖嘖，孤女就是可憐啊，這潑辣也是逼出來的。」

眾人七嘴八舌的議論。

陳麻子沒想到她如此潑辣，暗忖有那五兩銀子何必娶這樣的悍婦，頓時心生退意。

「好！我成全妳，我去找妳三伯娘把銀子要回來。不過張海棠我告訴妳，妳這潑婦的名聲我要給妳傳到十里八村去，看往後還有沒有人敢要妳！」

「去去去！你儘管去！」海棠氣得臉兒通紅，她才不怕呢！

陳麻子氣急敗壞的走了，她撐著鏟子直喘氣。

潑婦？潑婦怎麼了，沒人娶就沒人娶，反正她在現代也是二十八九歲都沒結婚，還不是一樣過得舒舒服服！

鄰居們見陳麻子大敗而歸，看得過癮，見沒啥熱鬧也就散了。

王奶奶隔著矮院牆勸海棠，「女人總歸是要嫁人的，嫁什麼人不是嫁呢？那陳麻子雖然長得醜陋又有點癩，但好歹他是個漢子，手裡也有幾個小錢，總比妳帶著兩個弟妹，做個嫁不出去的老姑娘說出去好聽吧？」

海棠斜睨了一眼王奶奶，心裡覺得好笑，十七歲而已，就成了嫁不出去的老姑娘了？

但畢竟是老人家，又是鄰居，她倒是不好像對付三伯娘那樣對她，老人家思想一根筋，她不想跟對方計較，於是微微一笑，啥都沒說就進屋了。

此時此刻，沒有什麼比得上吃飯大計更加重要。

冬梅和吉利撿了柴枝回來堆在廚房角落，吉利對海棠說：「姊，我出去瞧著燕子沿著地面打轉呢，怕是要下大雨了。」

海棠一聽，著急的出來一看，果然才一會兒功夫，天空看起來陰沉沉的，便趕緊招呼兩個小的出來幫忙收野菜。

等三人忙手忙腳把野菜收進來時，外頭已經「劈里啪啦」落下雨來。

看著外頭「稀里嘩啦」的雨水，海棠想起家裡的存食，不由得憂心忡忡。這山村裡頭大家都不富裕，全是面朝黃土背朝天的莊稼人，現在是春天，青黃不接的時候，誰家都不比誰家好過。何況以她的性子，讓她伸手求人，這種事還真是做不出來。她正看著外頭發呆，冷不丁裡頭的冬梅叫了起來，「姊！漏雨啦！漏雨啦！」海棠回頭一瞧，暗道不好，堂屋裡頭漏得尤其嚴重，簡直是外頭下大雨，裡頭下小雨。冷冰冰的水珠一個勁往她脖子裡滴，她抬頭望著屋頂，實在欲哭無淚，這日子真是沒法過了。

「趕緊的，找盆啊碗的，統統拿出來接雨！」海棠著急的叫著。冬梅吉利趕緊去廚房找盆盆罐罐，不一時，堂屋的地上便都擺滿了。海棠驀地想起房裡，要是房裡也漏水，那覺都沒法睡了。她急匆匆跨步進了房裡，抬頭一瞧，不由得鬆了一口氣。還好，還好，雖然沿著牆壁有水珠往下滲透，好歹床鋪上是乾的。爹娘去世之後，空了一個房間出來，海棠和冬梅一個床，那空出的房間便留給吉利住。每個床上不過兩床舊薄被，一床墊的，一床蓋的。虧得現在不是寒冬臘月，不然那薄薄的被子不凍死人才怪。晚上，海棠依舊做了山藥蘑菇粥，這一次卻沒有煮野雞蛋，就連山藥也放得少了些。她不知道這雨要下多久，萬一不停，一時還真不知道怎麼辦了。這一晚，是海棠到這個世界的第一個夜晚，她想了很多——思及以前舒適的生活，看到現在的窮困潦倒，內心充滿感慨，不過幸好她還年輕，身體也健康，只要有雙手有個靈活的腦子，這就很夠了，相信只要自己用心，日子一定會越來越好的。她不可能靠著每天上山弄點山藥填飽肚子，何況那山上的山藥有限，得想點法子掙錢才好。

過慣了富裕的日子，這窮日子她可不想一直過下去，無論是以前還是現在，手裡沒錢總是讓人不安。她要賺錢，越多越好！

外頭打著閃電，時不時一聲春雷震耳欲聾，「砰」的一聲房門被推開，海棠嚇了一跳。

黑暗中，藉著閃電的光芒，隱約看到門口多了一個瘦小的身影，對方睜著一雙惶恐畏懼的大眼睛看向她。

「吉利，過來。」海棠心生疼惜，「跟姊姊一起睡。」吉利歡喜極了，趕緊一骨碌爬上床鑽進姊姊的被子裡，姊弟三個把一張床占得滿滿當當。「怕打雷是不是？」海棠溫柔的問他。「嗯。」吉利把腦袋蒙在被子裡點頭，「以前打雷的時候娘總是摟著我。」冬梅湊過來，可憐兮兮的說：「我也怕，我還想娘。」

海棠眼眶酸澀，將他們兩個摟到自己懷中。

自己在現代到底是個成年人，但這兩個是真正的孩子啊，她暗暗下定決心，作為長姊，一定要讓他們過上好日子。

終有一天，一家人必將堂堂正正在這山村裡立足，而不再是只能讓人嫌棄的小可憐。

好在老天幫忙，第二天一早居然就放晴了，看那湛藍的天空一望無垠，應該能晴上好幾日，海棠鬆了一口氣。

吉利在家裡，海棠交給他一個任務，她把家裡的長條桌子搬出來，將菜乾拿出來繼續曬，交代他一定要看好這些菜乾，一旦發現天氣有異就趕緊把菜乾收進去，吉利聞言乖巧的點頭答應。

沒等她出院子，外頭就來了三四個人，帶頭的便是趙巧娘，她後頭還跟了幾個男人，頭一個就是海棠的三伯張文，再來便是二伯張盛，大伯張軍。

海棠心裡咯噔一聲，這麼多人，瞧著臉色還一個個陰沉冷冰冰的，來者不善啊，看來要做大吵一架的準備了。

她深吸一口氣，事兒也不幹了，就立在院子裡瞧著那幾個人漸漸走近。

張文是南山村的里正，雖是不入流的小差使，但他能說會道又會來事兒，村裡的人都敬畏他三分。張軍和張盛家裡都窮，還指望著從他這裡弄好處，自然以他馬首是瞻。

如今這架勢，看來是三司會審興師問罪來了。

冬梅緊張攥著姊姊的袖子，害怕的問：「姊，他們好多人啊，來做什麼呀？」

海棠拍拍她的手，「沒事的，姊姊來應付。」

其實她心裡也沒底，這麼多人，打架她不一定打得過。

村裡頭的人瞧出不對勁來，左鄰右舍都慢慢圍過來瞧熱鬧，畢竟村裡平日也沒什麼娛樂，一來二去的，吵架打架家庭矛盾，便成為最好看的野台戲。

張文是個身材微胖的中年人，兩撇八字鬍，穿著深藍的長衫，因認得幾個字，所以得了里正來做。自做了里正以後，同鎮上的有錢人有些勾當，日子越發的殷實起來，如今在村裡也算數得上號的人物。

到了海棠家的矮院子前，他停住腳步，瞅著那一臉菜色的瘦丫頭傻不愣登的看著自己，頓時心下不喜。

他沒開口，身邊的婆娘就已經開腔，「臭丫頭，瞧見妳幾個伯伯過來，老遠就該過來迎接，怎的，到了院子口，連院子門都不開，讓咱們淨杵著嗎？」

海棠眼眸一轉，掃了眼周圍一圈越聚越攏的吃瓜群眾，心道，要是真關起門來挨訓斥她可不幹，要吵就吵給大家看，誰怕誰啊！

海棠笑了笑，「不好意思，家裡只有一條破板凳，要是真領到家裡還真是沒地方坐。這院子寬敞，有話就站在院子裡說罷。吉利，開門迎客！」

吉利沒冬梅那麼膽小，一聽姊姊的話，麻溜的去把院子門打開，請幾位伯伯進來。

張文氣得肚子冒煙，惱道：「不用了，真是個孝順的好侄女啊！」他就明白了，這丫頭哪裡來的膽氣，竟敢這樣對待他。「海棠，今兒我同妳大伯二伯一起過來，

咱們有話就好好的說清楚！」

海棠扶著矮院牆隔著院子望著他們，笑著說：「你說的是，我也正好有些話，想當著眾人的面，也同伯父們說個清楚呢。」

張文一愣，這丫頭，怎的倒反客為主了？

他向周圍一瞧心裡驚了下，何時圍了這麼多人，一個個雙眼晶亮，竟都是來看熱鬧的。

思及正有人嫉妒他里正的位置，想方設法要把他弄下來，今兒行事若是有個不妥當的地方，萬一被這一起小人瞧去反倒不好……他這麼一想，之前打算好好教訓侄女的一番心思便有了顧忌。

張文打量著院子裡頭的海棠，從前那個百依百順懦弱膽小，連話都不敢大聲說一句的丫頭，怎的變成了個刺頭？

他正想著怎麼措辭，自家媳婦已經一馬當先雙手叉腰，如同一個大茶壺般站在院子口開腔——

「臭丫頭，今兒當著你幾個伯父的面，我這個做伯娘的要好好跟你把帳算清楚！自古以來，女子的婚姻都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，你父母去世了，婚事自然由你伯父做主，哪裡有你一個丫頭說話的分！大家說，我這話說的有錯嗎？」趙巧娘望向周圍的村民。

「沒錯。」

「在理。」村民們紛紛點頭贊同。

海棠笑了笑，「那又如何？」

「如何？」趙巧娘不敢置信的望著她，「還問我如何？你不服從長輩的話，居然膽敢拒婚，照規矩，是要吊起來好好抽打一頓的！如今你擅自退了陳麻子的婚，這簡直是大逆不道，你信不信我將你綁起來拖到祖宗祠堂去抽鞭子罰跪！你今兒要是跪在這裡好好跟你伯父認錯也就罷了，要是有個不字，就等著咱們張家人剝了你的衣裳，拖了你去祖宗跟前懺悔！」

海棠聽得心頭一寒，她是知道古代講究宗族遵守規矩看重長幼有序的，若一味的硬抗恐怕吃虧的是自己，如今可得想個正當的法子脫身，否則保不齊要被這幾個伯伯給壓下去。

她冷冷一笑，「當初我父母在世時，都說了我的婚事不會強迫我，再怎樣也要找個登對的人家，尤其是讓我滿意的，可這婚事我從來都沒同意過……」

「住嘴！」張文冷著臉喝道：「你一個女子，有什麼資格說同意不同意，在家從父出嫁從夫，這個道理你不懂嗎？婚姻之事，你父親不在，自然還有我這個伯父做主，哪裡有你說話的分？」

海棠磨著牙，心裡暗恨。他們說的沒錯，自己一個孤女說話的確沒有什麼分量，可要強迫她張海棠就範，也沒那麼容易。

她眼眸一轉，腦袋裡靈光一閃，暗暗用指甲在大腿上狠狠掐了一把，哎喲喲，痛得她立馬飆出眼淚來。

海棠先是低頭啜泣，接著越哭越大聲，冬梅和吉利看到姊姊被三伯罵哭了，急忙

靠過來，瞧著姊姊哭，兩個孩子也跟著哇哇大哭。

但凡人心，都是同情弱者的，村民們瞧見三個孩子被幾個大人罵哭了，禁不住議論紛紛起來。

「虧他們還是家裡的長輩，為了逼侄女成親，竟逼得人家沒路可走。」

「是啊，真沒天理，怎的這般厲害，就是親伯父親伯母，也太狠了些！」

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她三伯娘是什麼人，可是出了名的鐵公雞，鎮日裡欺負她侄子侄女呢。」

「造孽啊！」

張文隱隱聽到這些議論心下不安，又被這海棠姊弟幾個哭得心煩，正要呵斥便聽見海棠抽抽噎噎的說話了。

「爹，娘！」海棠仰頭望著天空滿臉淚水的喊，「你們在天上可有聽到？女兒就要被人逼著嫁給那個醜陋子了，我都給人逼得跳河了，這些人還不甘休呢。」

張文一聽這話，臉色立即就青了。這丫頭話說得狠，他們本是有理的，被這麼一說都變成沒理了。

「爹啊娘啊，」海棠仰天叫著，「你們的孝服還未滿三年，女兒只是想守著這茅草房陪你們三年，哪知道有些豬狗不如的，竟生生逼著女兒離開你們！沒了我，弟妹沒人照顧，你們的牌位也無人打掃，女兒心痛啊！只恨得我生為女子，若是個男子，肯定和這些傢伙拚命……」

張文一聽，心中驚地震動了下，海棠的父母去世的確未滿三年，頓時暗道不好。這時趙巧娘聽她指桑罵槐的罵他們豬狗不如，氣得如同脹了氣的蛤蟆一般，跳起腳來大罵，「哪個豬狗不如！你們一屋子的小王八，不是老娘捨你們一碗稀飯，你們能活到現在？真是忘恩負義的小王八，別說妳爹娘不在，就是妳爹娘在，我趙巧娘照樣一掃把揮死你們！」

張文看她越說越不像樣，一把拉住她的袖子，喝道：「夠了，住嘴！」

趙巧娘一時沒明白丈夫為何要呵斥她，瞪著雙眼直愣愣的望著他。

這時旁邊已有村民叫嚷起來——

「張里正，你們這不在理啊！萬事孝為先，什麼事都孝最大！你們當伯父伯母再大也大不過她爹娘去，如今這世道，這樣孝順的孩子很少了，人家說了孝服未滿不願成婚，你們做伯父伯母的怎麼還不如一個孩子？」

說話的是村裡的一個老者，張文不敢輕易得罪這些人，正要解釋，就聽到柯氏搭了腔，「李老伯，你老不知道呢，人家圖了五兩銀子的聘禮呢。」

張文一聽頓時臉上血紅，老者不屑的看了他一眼，搖頭歎道：「人心不古，人心不古啊！張里正你這樣做，就是到了鎮上或縣裡頭也占不了理，萬事孝為先的道理三歲小娃都曉得，你難道不懂？」

張文被說得啞口無言，偏生他媳婦又在一旁上竄下跳火上澆油。

「鐵匠媳婦妳說什麼呢？哪有嫁了女娃不收聘金的道理？如今那陳麻子悔婚，生生拿走了我到手的五兩銀子，這銀子我非得找張海棠要回來不可！」

村民們不齒的望著趙巧娘，一個個猛搖頭。

海棠一聽，大哭道：「三伯娘，妳想要我家的房子早說啊，妳明明知道我家窮得叮噹響，哪裡能還得上五兩銀子，值錢的不過這個房子。妳這樣做，無非是想討了房子去，妳討了房子，我們姊弟三人不過是流離失所沿街乞討罷了……爹，娘，你們瞧著我們被族人逼到這分上了，還想讓我們去拜那張家的祠堂嗎？」

村民們有那性子急的已經惱怒的吼了起來。

「人死不過頭點地，沒見過長輩逼著孩子沿街乞討的！趙巧娘，妳良心給狗吃了啦？」

「就是，給狗吃了！」

「真是有夠無恥啊！」

第三章 天降一野人

張文瞧著情勢不好，立即高聲道：「大家誤會了，今日咱們沒有別的意思，只是隨意談談天。你們放心，我不會要他們的房子。這樁婚事……」他忍著氣咬了咬牙，「也算了！」

「相公，怎麼能算了……」趙巧娘還要吵嚷。

張文不耐煩的喝道：「夠了！丟人丟得還不夠嗎？走！」

張文氣得臉色發白，轉身就走。自己還試圖要往上爬呢，得罪了這周遭的一幫人，他還怎麼爬？

張軍和張盛瞧著方才張文夫婦同海棠對陣的架勢，他們兩個都搞不定，他們更懶得摻和。何況這丫頭成親不成親的，他們一毛錢都撈不到，管她做什麼，白白浪費唇舌。

於是這兩個跟著張文悶悶的來，又跟著張文後頭悶悶的走。

趙巧娘到底氣不過，回頭惡狠狠罵道：「三個喪門星，早晚餓死！」

吉利氣得彎腰撿起石頭一下子砸到她臉上，「餓死的不會是我們而是妳！」

趙巧娘氣沖斗牛，轉身奔過來要抓吉利，柯氏迅速攔住她還趁機推了她一把，「一個小娃娃妳也想打是嗎？」

柯氏長得高壯，趙巧娘以前跟她幹過一架沒占到便宜，如今瞅著她護著海棠姊弟，不由得氣哼哼罵道：「小兔崽子，早晚栽在老娘手裡！」

說罷，又瞪了柯氏一眼，轉身跟著自家男人灰溜溜的走了。

海棠抹了眼淚，拍了拍弟妹的腦袋從地上爬起來，拱手對眾位鄉親們道：「多謝各位鄉親們正義聲援，多謝多謝！」

鄉親們搖頭，有人說道：「沒什麼，那兩口子都是心腸被墨染的，以後有事招呼一聲，都是左鄰右舍，不會讓你們被人生吞活剝了去！」

閒話了幾句後大家便散了。

海棠望著散去的眾人，心裡感慨，到底是鄉村的人，人情味可比城市裡濃多了。她望著這山清水秀，嫋嫋炊煙的地方，頭一次覺得比起大都市來毫不遜色，只要有了錢在手上，在這裡過日子也是極愜意的事兒。

眾人走後，柯氏特地留下來跟海棠說幾句話。海棠連忙請她進屋，方才要不是她插話，那幾個人也沒這麼容易對付過去。

柯氏忙道：「妳也甭客氣了，妳這孩子是我瞧著長大的，頂頂老實，可惜就是太老實了，但現在我瞧著倒是比以前有出息的多。趙巧娘那老娘們我向來就瞧不上，要是她再為難你們，儘管跟我說，我讓我男人教訓他們去。」

海棠心裡感激，笑道：「今日幸得嬸子幫忙，哪裡還好意思再添麻煩。」

柯氏歎了一口氣，「大家活得都不容易，妳要是真揭不開鍋，上我家去，雖然沒多少好東西，一口粥一口飯還是吃得上的。」

海棠搖搖頭，「嬸子的心意我心領了，不過日子都是人過出來的，只要用心，一定能過的好，嬸子不用太擔心。」要是自己真拖著兩個小的去蹭飯，不把她家吃禿了才怪。

柯氏詫異的看著她，愣了半晌，一個十七歲的小姑娘，能說出這樣有志氣的話真是不簡單啊！

她拍拍海棠的肩膀，笑道：「就衝著妳這份志向，我相信你們餓不死的。」

海棠微微一笑，清秀的面容露出兩排潔白的貝齒。

柯氏對她眨眨眼，「別擔心，妳這樣的好姑娘一定會遇到好男人，我若是碰到便替妳留心。」

海棠點頭，笑而不語。自己可沒急著嫁人，兩個小的都還要靠著她呢。

趙巧娘這麼一鬧騰都日上中天了，海棠趕緊跟冬梅兩個往山上走。

野菜到處都有，這一次海棠是專門尋山藥來的，沒想到尋了半天，竟還是沒有找到。

她有些發愁，前山看來是真的沒有，上次能找到一棵真是運氣。要是再這樣下去，他們一家可又要斷炊了。

思及兩個小的那一臉的菜色，海棠有些心痛，她想了想，在南山村住了這麼久，也沒聽誰去後山被什麼猛獸咬死的，那應該沒有什麼老虎大熊之類的東西吧？

向後山望了一眼，那邊叢林茂密雜草叢生，只能開路進去，不過唯有這樣的地方，才能有採不盡的寶貝吧。正所謂不入虎穴焉得虎子，她決定了，就賭一把！

她席地而坐，用鋤頭砍了一根棍子，又用石頭片削尖了棍子前頭，想著要是有東西跳出來，她就一棍子扎死對方！

「姊，妳幹啥呢？」冬梅蹲在一旁好奇的問。

「我還要在山裡頭轉轉。」她做好了木棍，將自己籃子裡的菜倒進了冬梅的籃子裡，對她說：「妳先帶著這些菜回家，弄點東西給吉利吃，我怕他餓壞了，姊姊要在這山裡頭再找找。」

冬梅拉著她的袖子擔心的說：「姊，妳不怕嗎？」

海棠搖頭，「沒事的，這山裡頭沒聽說有猛獸，說不定我還能碰到一隻兔子呢。」

「兔子？」冬梅雙眼放光，那兔子到了她腦海裡自動變成了肥油油的烤兔子，她曾見人吃過，可自己從來沒嘗過。

「好，那我先下山了。」

海棠將冬梅送到道口，一直瞧著她下到山腳下，這才轉身往山裡走。

越往裡走，林深草密，她心裡很緊張，說不害怕是假的。她緊緊攥著棍子，手心

都出汗了，不過對海棠而言，無論是以前做生意還是現在在這個物質貧乏的世界求生存，她從來都信奉一句話：撐死膽大的，餓死膽小的。

她自認沒別的優點，就是膽子比較肥，因此提著鋤子繼續撥開雜草，從沒有路的地方往山上艱難的爬上去。

路果然很難走，時不時就有草葉劃過她的手臂，帶來火辣辣的疼，她越往裡走雜草越深，冷不丁的聽見耳畔響起「絲絲」聲，她嚇得緊緊捂住自己的嘴巴。

那是一條蛇，吐著長長的紅信子盤旋在樹枝上，就在她的頭頂。

她驚恐而僵硬的挪動著自己的腳步，輕巧的加快速度往前走，回頭確認那蛇沒有追來才鬆了一口氣。

驚魂未定之時，她驀地低頭，目光陡然一定，這是……山藥？

海棠心中一陣歡呼，太好了！又見山藥啊！這一次，她發現了好幾棵茂盛的山藥藤。

她趕緊挖，用力的挖，挖了半晌，從土裡刨出了四根粗長的山藥來，這種感覺就像那種突如其來的幸福，真的太有成就感了！

待她挖完山藥，累得氣喘吁吁，坐在草地上休息時，只覺得「哢擦」一聲坐折了什麼，轉頭一看，只見自己坐在一根枯枝上，枯枝旁邊則長著一棵形狀奇特的草。七片葉子輪生，中間一朵花兒……這形狀，好眼熟！

海棠細細思索以前背過的《本草綱目》，驀地靈光一閃，是七葉一枝花！這是傳說中的療傷聖藥啊！

她驚喜的一顆心都快跳出胸腔了，這藥極是珍貴，她小心翼翼將整棵草藥連根取出來，細細觀看一番後，如同對待珍寶般放進了自己的籃子裡。

這不是草藥，而是銀子啊！

海棠有一種異樣的感覺，那種感覺叫做——有錢！有錢跟沒錢的差距那可是天差地別。

她四處查看，瞧瞧還有沒有多的草藥，結果居然只有這一棵，果然入了深山才有好東西。

受了鼓舞後繼續向山前進，現在的她只有一個念頭——撿錢去！

行到半山，她眼前忽然一亮，看到幾棵大樹的空地中長著許多綠色葉子，看起來很像草藥。

她趕緊爬過去，細細的觀看，又嗅了嗅氣味，竟然跟三七的味道一樣，更重要的是滿滿一片三七啊！

三七也是貴藥，海棠大喜，要是把這一片都挖回去，她就可以買一大袋米了。

她躊躇滿志，正要下手的時候，耳後猛然響起一聲驚雷，「住手！」

海棠嚇傻了，緩緩的回頭，可身後半個人影都沒有，她向四周又看了一遍，還是沒人。

難道是鬼？

不可能，大白天的還有太陽呢，哪裡來的鬼？

山神？更不可能，難道是她幻聽？

對，一定是的，山林太安靜了。

她握緊了鋤頭，再次下手挖。

「小賊！都叫妳住手了還挖！」一個人影從天而降，落到了她跟前，海棠頓時嚇得拋了鋤頭跌坐在地。

只見一個身穿白色袍子的高大傢伙站在自己跟前，他頭上戴著白色的兜帽，濃密的毛髮下是一雙炯炯有神的眼睛，長長的鬍子一直垂到胸口。

好一副怪模樣！讓她想起了以前聽說過的野人。

她驚悚的望著他，「野人，這是……你的？」

野人？公孫曜捋了捋自己的鬍鬚，的確挺長的，而且很多時候懶得梳理，鬍子都打結了。

他打量著眼前這個身材瘦小一臉菜色的小村姑，禁不住有些惱火。看到她手裡提著鋤頭打算偷他的東西，更是氣不打一處來。

他喝道：「這片三七田是我的！我養在樹林裡，妳這小賊居然想坐享其成？」

這聲音低沉而好聽，竟帶著幾分斯文氣，海棠著實意外竟是從這副模樣的人口中發出來的。

原來是個人啊！

海棠長長的鬆了一口氣，仔細打量眼前的男子，乍一看以為是個野人，細看才發現他雖然毛髮有點茂盛鬍子也過長，但打理的還算乾淨，衣服如雪一塵不染，身姿高大修長，倒是還挺好看的。

看來大約是個藥農，可一個隱居深山的藥農，她還真是頭一次見。

海棠見他滿臉怒意，也惱火的說：「我又不知道是你的，再說這地上有寫你的名字嗎？你說是你的，不如你找個人出來證明一下。」

男人瞪著海棠沒有說話。好個無賴的丫頭，證明？如何證明？這山裡除了他住著哪裡還有第二個人？

他冷笑一聲，雙手環胸低頭看著她，「妳這樣說，是打算挖了我地咯？行啊，妳試試看！」

海棠望著他目光灼灼的樣子有些心虛，對著這樣一個高大男人，她哪來有那樣的膽子？

她撇撇嘴道：「我隨口說說罷了，你的就你的嘛，那麼凶做什麼？行啦，我要回去了。」

海棠提起籃子轉身的時候，那男子一眼就瞧見她籃子上頭擋著的草藥，問：「妳竟找到了七葉一枝花？」

海棠急忙掩住草藥道：「這是我的，可不是你種的！」

這是生怕他要強占？小丫頭，當他是什麼人呢！

公孫曜心裡起了促狹之意，長腿一跨到了她的跟前，「這後山都是我的地頭，若想從此過，留下買路財，就將這七葉一枝花留下吧！」

海棠瞪圓了眼，一雙眼睛瞪得如同銅鈴般大，「你你……你不是藥農嗎？轉行當強盜了？」

公孫曜看她這副模樣覺得好笑，嗤道：「藥農如何？強盜又如何？怎的，妳還敢將我扭送官府嗎？廢話少說，七葉一枝花留下，否則……」

「否則如何？」海棠驚駭的問。

公孫曜微微勾唇，「自行想像。」他瞧著小丫頭的表情，八成腦海中已經有了一系列的畫面。

海棠吞了一口唾沫，想不到自己第一次進後山就遇上強盜，若是她不給，他會……殺人……謀色？

她想到這裡驀地雙手護胸，這動作看得公孫曜一噎。村姑，妳真的想多了好嗎，這副姿色就是脫光了就跟棵醃菜差不多，送給他他都嫌礙眼！

公孫曜對她伸出手去，挑眉，「拿來！」

海棠眼睛掃到他身後那條路，那是她方才開出來的，除了那條路無路可走。

「好，給你……」

她裝作低頭去拿藥，驀地抬頭，奮力向前衝去，伸手撥開他，徑直沒命的朝向方才她開的那條小道而去，不過片刻，便聽得「啊呀」一聲慘叫，某人四腳朝天掉坑裡了。

公孫曜回頭，瞧見那小村姑四仰八叉躺在坑裡翻著白眼，終於忍不住大笑起來。

「好個蠢笨的村姑！」真不知道是罵她好還是誇她好。

他彎身將她籃子裡灑了一地的東西替她撿回去，見只有幾根山藥，幾把野菜，然後就是那支七葉一枝花。

「妳要錢不要命嗎？」公孫曜問她。

海棠看他將自己的東西都撿去了頓時欲哭無淚。完了，都歸他了，自己跑什麼跑啊，明知道跑不掉乾脆把草藥送他好了，好歹還有山藥，現在啥都被他撿走了，連籃子都沒了。

她哭喪著臉從坑裡爬起來，灰頭土臉渾身酸疼，尤其是腳踝疼得厲害。她試圖從坑裡爬起來，哪知腳踝一動「啊呀」一聲慘叫她又跌了下去。

公孫曜瞧她這樣子分明是跌壞了腳踝，若是由著她在這裡，便是不給野獸叼走也會在這餓死了。

「真是麻煩！」他厭煩的歎了口氣，不過一時起心要她一下，沒想到卻給自己添了個大麻煩。

海棠試圖想再爬起來，不料耳畔傳來一聲大喝。

「喂，村姑，若是不想腳踝斷掉，最好乖乖待著別動。」

海棠不可置信的望著他。村姑？若是以前她肯定罵回去，不過現在，她轉眸一想，好吧，她的確是個村姑。

望著高大的身影漸漸靠近，海棠驚叫，「你想幹麼？」

這深山老林孤男寡女的，這廝怕是……

天！她不敢想，咬牙罵道：「你這個變態！」

公孫曜氣得差點想找隻老虎來吃了她，沒有理會她的掙扎尖叫，一手拎起她的領子把她夾在腋窩下大步向著自己家走去。

「你幹什麼？放開我放開我！」

見她不斷掙扎，公孫曜惱道：「妳再動，信不信我直接讓妳滾下山去！」

海棠一噎，倒是乖了些。

可被他夾在腋窩下，她總覺得有一股濃濃的男人味將她環繞……

「能換個方式嗎？公主抱也好啊……」她苦著臉道。

「哼！」公孫曜冷眼看她，「大爺不知道什麼叫做公主抱。妳最好安分點，不然就丟下山去！」

海棠氣得牙齒咯吱響。無賴，土匪，臭男人，心裡輪番閃過各種罵。

公孫曜夾著她走了半個時辰山路居然臉不紅氣不喘，然後來到一處樹木環繞的空曠之地，那空地中央一棵繁茂的大樹恍如華蓋一般遮了半邊天空。

海棠一瞧，禁不住讚道：好一棵百年老樹！

「到了。」公孫曜將海棠放在地上，自己卻「嗖嗖」抓著一根老藤沿著樹幹徑直向上爬去。

海棠仰頭望去，震驚的看到在那茂密的樹杈之間建著一個樹屋！

這不是……人猿泰山的房子嗎？

她張大了嘴，下巴都快掉下來了。樹屋唉，自己還是第一次見，除了上次在迪士尼樂園看到的泰山的樹屋。

片刻之後，那人從樹屋下來，手裡拿著一個藥瓶扔到了她的腳邊，道：「自己擦擦。」

海棠低頭瞧著自己的腳踝，幾乎腫得跟饅頭一樣，腳踝一動她就痛得齜牙咧嘴，

「脫臼了。」

若是脫臼了，光擦藥油是沒用的。

「真麻煩，還得正骨！」公孫曜說罷，半蹲在她跟前。

海棠要縮腳，被他一把抓住腳尖，斥道：「妳當我願意？若是不想正骨，我也隨妳！」

她瞧著地上的藥油，想著他是個藥農，說要正骨，那應該就是正骨了……哎呀豁出去了，反正此刻自己也沒得選擇。

她小心翼翼脫了自己的鞋子，露出受傷的腳踝，細聲細氣的說：「那你輕一點啊。」

公孫曜瞧她一臉菜色，小腳和腳踝倒是白生生的，皮膚似乎相當光滑。他輕咳了一聲，或許因為在山裡太久沒見女人，看到她的小腳竟有些不自在。

他沒有多想，抓著她的骨頭位置，左右手一動，「哢擦」一聲，骨頭已經正位了。

海棠痛得飆出眼淚來，「叫你輕一點的！」

公孫曜看她眼角的淚，心裡暗暗咕噥，女人果真是水做的，這點痛就能流出眼淚。

他搖搖頭十分不屑，沒有理會她逕自上了自己的樹屋，這一上去便沒再下來。

鳥兒在頭頂的樹上叫得清脆響亮，海棠一邊細細替自己擦藥一邊觀察周邊的環境。其實這裡如果不是太過冷清，倒是一個環境優美的住所，不過這人鎮日住在這裡不悶嗎？

她胡思亂想著，雖然身處深山，或許是因為知道那屋裡有個人，倒是沒覺得害怕，

且看對方的所作所為，似乎也沒有初見時那般嚇人。

海棠自己擦了藥，過了一會便覺得腳踝處熱熱的，稍微動了動，感覺好多了。

不過她也知道，自己腳踝受了傷，好歹要休息半日才能下山。畢竟山路不好走，若是現在下去，舊傷恐會復發。

那男人一直沒下來，也不曉得在裡頭做什麼？海棠肚子咕咕叫了起來，她望著自己籃子裡的山藥，看來中午只能就著這山藥吃一頓了。

她心裡想著，日日的山藥野菜，這樣吃下去，整個人都要變成一棵菜了，可以想像自己現在這副模樣在那男人眼裡，大約就是個醃白菜吧。

她自嘲的笑笑，心道，等她有錢了，一定要好好養這一身白白滑滑的皮膚，將膠原蛋白全補回來，讓每個看到她的男人都神魂顛倒。

哼！她現在是村姑又怎麼樣，村姑也會有翻身的一天！

海棠把山藥的灰土在衣服上擦了擦，用指甲摳了皮子，露出裡頭略帶泥土的白肉，她看到水生生的山藥感覺自己胃裡都快冒清水了，真的有些難以下嚥。

不過為了填肚子，還是得吃啊，她正要開啃時，驀地聽到頭頂傳來聲音。

「妳會做飯嗎？」

她納悶的抬眼看去，愣愣的點頭。

緊接著，一個物品從天而降落在她眼前。海棠瞪大了眼，瞧著那東西彷彿綻放著聖潔的金光！

她吞著口水，雙唇顫抖著說出了兩個字，「肉……乾……」

沒錯，就是風乾的野豬肉乾！對於一個多日沒有嘗過肉味的人而言，這無疑同龍肝鳳髓一般珍貴。

緊接著，公孫曜提著一個籃子從樹屋裡下來。

「妳做飯吧！」籃子丟在她的眼前，「我不喜歡做飯。」

他皺了皺眉，去弄灶台了。

海棠的目光跟著他，看到不遠處的空地上有幾個大石簡單堆砌而成的灶台，灶台邊還有一些木柴。

公孫曜的動作很俐落，不一會兒便生起了火。

「快點！」他揚聲催促著，提著一塊青石板直接扔到她跟前。

她瞅了籃子一眼。天啊，好齊全的作料，羨慕死她了。

那裡頭有油鹽醬醋，還有大蒜生薑辣椒胡椒丁香，完全夠做一頓美味的菜了。

她翻了翻籃子底下，居然看到了一袋麵粉，頓時嫉妒得眼都紅了。

她成日帶著弟妹啃山藥野菜，他住著樹屋居然能吃上麵粉？

「那我做了飯也算我一份嗎？」她問。

公孫曜鄙夷的看了她一眼，「有妳吃的就是。」

海棠心裡歡呼一聲，她能吃上豬肉白麵啦！若是在以前她肯定鄙視自己這點追求，不過現在她連生的都想咬上一口。

她腿腳不方便，公孫曜從樹屋上端了一條板凳下來給她。

海棠將臘肉丁加了蒜瓣生薑先下油翻炒，然後加了自己帶來的野菜，又摻了點辣

椒，很快一個菜就炒好了，緊接著她又揉了麵做了個刀切麵條。

一陣陣香氣傳到鼻端，公孫曜驚訝的看了她一眼。聽聞農村人做飯大多水煮鹽燜，怎的這村姑能用他這裡許多的稀罕作料。

他從前吃飯十分講究，珍藏的許多作料都是高價自西域買來，不說別的，就說那胡椒和丁香，這兩種作料在市面上價比黃金，就是富貴人家都稀罕，一般農村人幾乎不認識，這村姑不但不驚訝，反倒用得很熟練，不過飯菜的噴香讓他轉移了注意力，沒功夫去研究這奇怪的村姑。

他雖吃食講究，但自己並不會做飯，平日裡隨意亂做早已吃得厭煩，這村姑的飯菜這麼香，自然要好好嘗嘗味道了。

一陶盆的野菜炒臘豬肉，加上新鮮的麵條，海棠就地在樹底下採的新鮮蘑菇提了麵條湯的鮮味。

公孫曜吃得胃口大開，麵條吃在口中柔韌香軟，那肉炒得鹹鮮味美，他已經有很長一段時間沒有吃到過這樣的美味了。

海棠吃得更開心，她雖然到這個世界只有幾天沒有吃到肉和麵，可那種感覺就好像吃到天降美食一般，讓她感動得想流淚。

她偷眼看向男子，吃飯的時候動作很是斯文，倒像是個很有教養的人。她胡思亂想著，他到底為何一個人獨居此地呢？

很快也想起家中的弟妹，大約正在吃野菜呢，有心想跟他買點肉乾，奈何自己身無分文，思及籃子裡的七葉一枝花……不行，那是要用來換錢的，怎麼能為了一點肉乾折腰？

公孫曜不經意瞥了她一眼，只見她秀眉彎彎，皺著眉不知道在想什麼，清澈透亮的大眼睛裡帶著幾分愁色，間或還能看到她偷偷瞟向掛在樹屋窗口的臘肉乾。

他心裡覺得好笑，到底是村姑，就這點出息！「妳家住在南山村？」

海棠警惕的望了他一眼，眉毛動了動，「你問這個做什麼？」他在這裡打劫不夠，還打算去南山村嗎？

公孫曜冷笑，「怎的？怕我摸上門做壞事嗎？」

海棠扁了扁嘴，沒有言語。誰知道呢，她到底還是不大相信眼前這個野人的，別以為請她吃一頓肉就能把她哄住。

公孫曜見她戒心這麼重，不由冷哼了一聲。

菜和麵一掃而空，海棠摸了摸自己的肚子，居然有吃飽的感覺，在原主的記憶中這感覺真是久違，讓她感動得想流淚。

天色不早了，她著急下山，站起來走了走，覺得自己腳踝已經復原完全可以下山了，不由得面露歡喜。

她收拾自己的籃子正打算跟野人告別，卻見他已經跳上了樹屋，進入自己的屋裡。海棠聳聳肩。不理我？那我也懶得理你。哼！

她提起籃子轉身下山，覺得籃子似乎重了一點，仔細一看居然多了一塊豬肉乾。海棠心裡有些驚訝，這野人什麼時候放進去的？他雖有些傲慢，心腸倒是不錯，比那些人模狗樣的人強多了。

她心中一動，抬頭對樹屋上喊了一聲，「謝謝！」

樹屋裡沒有任何回應，在她意料之中，畢竟這人怪的很。

她把臘肉和七葉一枝花都藏到了野菜下面，這兩樣千萬不能讓人瞧見，否則少不得有人要打歪主意。

CRESCE

NT